

本栏目由  科学普及出版社 协办 | 出版社邮购电话: 010 62103354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● 《燕园草木补》，刘华杰编著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5年11月出版，定价：79.00元

北大最美的十棵树

文_王立刚

北大里面，人有俗人，但树无凡品。

世间的生灵唯有树既诚笃，又灵动，没有不美的。所谓“最美”决不是对其他草木的贬损，只是单出于某时某刻的感兴，或者不知不觉间的“比德”。

第一，三角地的柿子林。

这是一些早已被消灭的美丽乔木。

霜白而秋实，万柿如灯，说不出的璀璨和温暖。

当三角地柿子林和图书馆东草坪被铲除之后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前兆（Omen），或许校园歌手早在弹唱 wind of change 的时候就已经忧郁地预言了。

东草坪弥散的是静穆之气。

东草坪的松柏，伫立的姿势像望羊的儒者，像严冷的隐士，它们像是在庇护、或守望着什么，这种护望如履薄冰，如临大敌，而且似乎朝不保夕。

柿子林散发的是蓬勃之气。

高挂的柿子总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里青年们的脸颊。那种气色是如此饱满，就像是神在他们的灵魂里涂了一层金子。

走得太早的人没有亲历那种怅然。

来得太晚的人无法想象它的美丽。

你说北大总是要变的。

我说你错了，这不是变。

变和化是不同的。

宋朝人读四书，蒙元人读四书，甚至八旗人也读四书，四书是道路，不同的只是行者的脚，这叫变；若宋朝人读四书，至元朝读密经，至清朝读新约，这就不是变，是化。

北大还怕变吗？北大本自戊戌变法中来，康有为说得好：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北大是一直在变的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北大所宗的东西如果也变了，那就是化，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。

北大所宗的是什么呢？

我不知道，就如同我从来没有吃过柿子林的柿子，我曾想象过它的味道，四分甜带着六分苦涩，因为它必定茹受了很多风霜。

第二，西门南华表的银杏。

这是北大最壮观的园林布局。轩楼朱阁，飞檐嵯峨。如果不是这棵银杏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枝雄干壮，外秀慧中，怎能压住这里的氛围。

清秋气穆，灿然的落英和白果，陨落如雨，仰首其下，觉得她占满整个天空，并且如同天空一样有尊严。

不知是不是帝苑式的格局对这颗银杏产生了影响，她透出不可匹敌的王气。左近的华表是从圆明园弄过来的，还有风传说为了重修圆明园，有人要“讨”华表回去。清王朝真正的余烈到底是在残垣断壁的圆明园，还是在“以期人才辈出，共济时艰”的太学遗脉呢？

第三，静园草坪的松树。

北大里面松树很多，但大多背景芜杂。松树不是樱花，不适合成群成片地观看。就像梅树一样最能在清冷孤寂处见出夭矫的劲质。

静园草坪原来种了很多果树，后来拔掉栽草，成了如今的样子。

前面轩敞的草坪作望景，后面平整的纪念碑作幕墙，几颗白皮松掩映俯仰，退让合度，如静如舞，其色如玉，其默如宣。

第四，一院到六院的爬山虎。

北大的黛瓦青砖营造的是冷静的调子，冷碧的爬山虎会让很多建筑显得有些阴森。但这里却因开阔的静园，独享了朝朝暮暮的阳光。沧桑的十二面人字形山墙上，生长着这些每年都有青春的植物。就如同十二张宣纸上，爬山虎如墨色，或横或斜，或皴或染，有时碧绿如泼，有时疏影婉约，是北大造景中的神来之笔。

然而多少有点讽刺的是，北大园林中最精彩的部分要么是明清的遗迹，要么是当初外国设计师的意匠，新近的北大营造只是在不断增加笑柄。

第五，临湖轩的竹子。

北方的竹子在筋骨上不入流，但风色却有独到的地方，所谓“绿肥”。这在下雪天就格外精神，森郁的竹丛，冷碧的叶子上承着厚雪，很能激发文人之想。难怪当年在燕大的冰心选在这里举行婚礼，她的文字那么晶莹明爽，就像被雪澡过的竹叶。如今被书商包装过的北大才女如走马灯换了无数代，没有人能写出“雨后的青山像洗过的良心”这样剔透的句子，才高如张爱玲，也得暗服冰心的真。

第六，未名湖南岸的垂柳。

湖畔栽柳是亘古不易的良选。柳树的婀娜流动与湖面的平远宁静相洽，柳丝的垂线与涟漪的横线相得。

北大的园林其实非常局促，若不是有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名头罩着，未名湖或许早被改成五星酒店前的钓鱼池了。

但就是在局促和喧闹中，未名湖区的营造运用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妙手，真的做到了小中见大，咫尺千里的效果，那么小的一片水面，却似乎有走不完的湖岸，看不尽的明天。荡漾的湖水才是北大流动的圣节。

第七，浴室南面的法桐。

这排美丽的梧桐生长在北大最热闹的地段，多少女孩的雨伞上曾经落过它巨大的叶子，多少男孩的短发上曾经落过它滤下的雨滴。多少个酷夏，人们从它们脚下获得短暂的清凉，多少次冲澡，对它们“坦诚相见”。

梧桐在古诗词中多是凄冷的意象，唯在这里换了面目。树粘人气，它们一定是通灵的。

第八，五四体育馆大门旁边的白蜡树。

这棵树斜得很美。就像照水的纳西索斯，简直要一头栽下来。其余三季倒也不怎么觉得，唯独秋天的时候，一树金黄，如同梵高在蓝天画布上刷出来的。

第九，正南门主路两旁的槐树。

槐树阴森，左木右鬼，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，就显得很邪性。燕南园里的槐树就是这样，阴气太重。

而主路两边的国槐，排列有序，树冠穹合，如同一条绿色的长廊，每年报到的新生都要从这条路走进来，但毕业的时候却从各自的路散出去。

每个北大人都有大致相同的开始：因为他们的天分，北大选择了他们。但最后，却有很不同的结局，这一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或者成为北大的骄傲，或者成为北大的耻辱，或者不做选择，而是把北大的印记一一抹除。

第十，三教足球场东边的白杨树。

这也是一些被消灭的乔木。

它们的遭遇是柿子林悲剧的延续，但不同的是多了些荒诞。柿子林被砍是因为要修“世界一流”的大讲堂，尽管光秃秃的广场并不是“世界一流”的必要条件。但毕竟广场还是空旷的多，所以柿子树可以说是“死得其所”。但这排白杨树的死却没换来“世界一流”的体育场。只不过树两边的土场变成了塑胶场地。我们和白杨树都不明白砍树的必要性在哪里。

这些白杨树对我们那时候的学生有特别的意义。

三教那时是北大最大的教学楼，没有空调，锈迹斑斑的窗子，狭窄逼仄的桌椅。多少学生在百无聊赖之时望向窗外，那排白杨树是我们的双眼唯一可以投靠的风景。

它们主干雄壮，侧枝如怒发上冲，盛夏之时，绿意磅礴。

而如今这磅礴的绿意只能偶尔如潮水漫入很多老北大的梦境。

在梦境里，树阴如同锦绣，绣在女生雪白的裙边上，她的膝头放着布莱克的诗集，我却记不起她当时读的是哪一页。

踢足球的男生躺在下面，横七竖八，如同水浒刻本里的插画，头顶阳光扫过油亮的叶子，仿佛铿锵的琵琶。

我曾仰慕的山鹰社队员们夜训的时候，月光穿过树枝，照在他们发鬓结冰的汗珠上。

(本文选自《燕园草木补》) ■